

卷四十三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四十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 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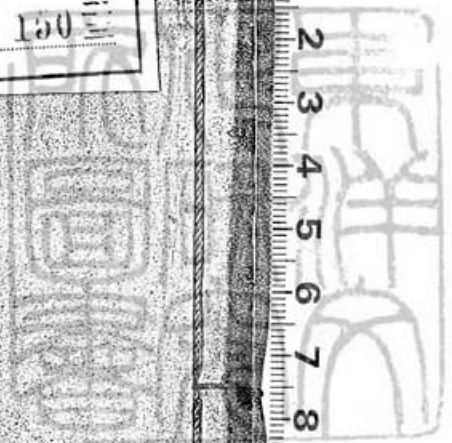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

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

而非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嘗

善本

謂之知言

銑曰山

川太守時山濤謂欽云康性行不堪職任慙康之志故以為知言也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慙其素志故謂

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守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堅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尚猶也言

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

善曰言

前年從河東還顯

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悌小名善曰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

善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

事雖不行知足下

善本有

不知

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

之良曰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足下傍通多可而少

怪翰曰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銑曰直性

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非本意也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向曰間頃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入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

我以為尸祝之助也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洽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鑿善本刀湯

平之羶腥濟曰薦進也鑿刀上鈴也漫汙也羶亦腥也善曰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

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良曰并謂兼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善曰并謂兼善天下

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

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

客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吝不

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

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奠物委地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

短之哉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

敢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

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兼愛不着執鞭子文無欲鄉相而三登

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着恥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

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

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

所謂達人善本無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

如子曰忠矣

善本無

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

如子曰忠矣

如子曰忠矣

如子曰忠矣

而無悶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矣矣倫變也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以此

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善本作棲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濡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外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

南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

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善曰漢書曰

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仰瞻數君

可謂能遂其志者也銖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向曰百行言多也君

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

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

不反之論濟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其短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

之士入而不能出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二者各有所短

志氣所託不可奪也良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臧曰聖達節次守節若為君非吾節也故季子慕之而不

仕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大之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

也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

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名相如每有吾字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為人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

為入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

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太息想慕二子為人也
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
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
和好備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
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佟徒冬切
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少加孤露母

兄見驕不涉經學姓復踈善本**懶筋驚肉緩**銳曰踈慢懶
也筋驚謂

寬緩若**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瘡不能沐也每**

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

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
與禮相違背**善曰孔安**

國論語注曰簡畧也言**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

性簡略與禮相背也**老重增其放**濟曰儕輩寬縱攻擊也莊老忘榮辱齊
是非故增放逸也**善曰放謂放蕩****故使**

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頰纓赴蹈湯火良曰積墜也任實
謂用本情也篤固

馴擾育養羈繫纓縻赴奔蹈躅也善曰**雖飾以金鑣饗從**

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以嘉者愈**善本作
逾字**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曰鑣馬銜也
者俎實也愈益

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阮嗣宗口不**

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
事不能及之然嗣宗廣大之性過人而不傷於物

唯飲酒之後有過失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
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終以相娛

荒沉通差**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
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宜

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恐之文王持為大將軍
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草
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紮王道太祖曰
此賢素羸病善本作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濟

弛緩關失也善以字又不識人情暗善本作於機宜無萬石之

慎而有好盡之累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也石奮有子

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忍慎如萬石也好

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為累也善曰漢書曰萬石

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

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弄人乃言極切久與

至延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久與

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

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

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翰曰疵病釁瑕倫理熟審也言我

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甚也鏡曰不堪不

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

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

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郁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

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

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不得搖性復多颯瑟把

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向曰弋繳射

裹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臣也善曰管子曰少者

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怍說文

日痺濕病也俾利切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
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濟曰
也机亦案也教禮教義名義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
者所怨至欲中傷者良曰言不為人所矜但多怨者及有

有矜怒之者而終有所怨乃雖懼久具切善然自責然性

不可化翰曰懼然自警策也化謂改變也善曰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晉灼曰瞿音

句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銖曰詭詐也言欲下意順人則為詐之道情不願為善曰

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

五不堪也向日咎咎也譽美聲也善不喜俗人而當與

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善本

在人目前六不堪也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技巧之物在於前也善曰杜

預左氏傳注日聒聒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兩掌機務纏其心世故

繁其慮七不堪也良曰鞅掌衆多貌機事纏繞故事也言事繁於思慮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

偃仰或王事秋掌尚書曰一月二日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

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其不可一也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

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剛腸疾惡輕

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銖曰剛腸謂彊志也肆放也言見患便道不能

也慎言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

可久處人間邪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數患縱免外禍亦當

也內病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濟曰

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木黃精藥名也善曰蒼游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捨善本作其

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翰曰伯成

子高堯舜時諸侯及禹登位退耕於野禹問曰何也子高曰今有賞罰是刑自此始也耕而不顧禹曰難化矣乃不偏之是全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莊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孔子曰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欺其過也護助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蓄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去蓄甚也

入蜀 向曰徐庶與諸葛亮拒曹公為曹公所破徐庶之母見獲於曹公庶乃辭先主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圖霸業者以此一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別以請曹公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偏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逼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也善曰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蘭之率其衆南

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提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

華子魚不強勿安以

卿相 濟曰強勸勉也華歆舉管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

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此可謂能相

終始真相知者 善本有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

必善本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

四民有業各以其 善本作志為樂 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

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朝也桶椽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無似足下度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

翰曰言人各有所樂唯達者可

知故云度內耳章甫殷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

善曰莊子曰宋人貧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自以自以有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

字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

銑曰鴛雛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嗜臭

爛而以死鼠養鴛雛言此譏濤也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

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子

知之乎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得腐鼠鴛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

吾項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

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

向曰術法也外疎也滋味美味也寂漠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疎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

善曰高誘曰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

無為此天地之平又有心悶疾項轉增篤私意自試必

善而道德之篤也

無必不能堪其所不樂

濟曰項時已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能堪而行之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

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

良曰言我自史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寃猶枉屈也溝壑坑也

善曰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

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力如

何可言

翰曰歡愛也悵悵悲恨也善曰晉諸公譜曰康

子劭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

今日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

善本有與親舊敘離善本無 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賜奴之不置不

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
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
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而善本無言耳向曰
置止也言憫我不止欲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疎緩
又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為
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善曰騶撻亂音義與撻
同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
之情可得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濟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
重也言我則多病非為有大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淹復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良
須也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乏短不同長才廣度之
士而不營求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
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
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

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歡善本作益一旦迫之必發

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閹人也本絕陽

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野人有快炙

背而美芥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銖

善注又曰言雖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善曰列子
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
廣夏隩室懸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
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苜蓿莖芹
薄子對卿豪稱之鄉豪取葦之藪於口慘願足下勿似之
於腹衆晒之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

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菴康白向曰解謂解足
下舉我之意也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
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

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政為通五臣注同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幾善本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

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之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生善本
矣誅討也善同良佐
作也是故許鄭以衞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翰曰兆見也言吉凶
榮辱在於見機也餘同善注又曰鄭伯非衞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衞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率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

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簿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師滅譚譚無禮也

矣不復廣引辟類崇飾浮辭說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

也浮虛也言史籍所記非飾虛辭也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苟以夸大

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也善本無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

炎精幽昧歷善本數將終向曰夸奢喪失粗麤悟明也漢

道也歷數錄籍也終盡也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

光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相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

人陷塗炭之艱濟曰言相靈失道災釁並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炭火也言百姓

皆如陷於火而難苦也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

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良曰貫

炭茶與塗古字通用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紀解其結也善曰周

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荅賓戲曰廓帝絃恢

皇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大祖承運神武應期翰曰四海四

遠見太祖魏武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

也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

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征討暴亂克寧區夏銑曰

圖闡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

謂表紹董卓之徒克能寧安也協建靈符天命既集向曰

善曰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也

也靈符謂神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與人心相會也

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

既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濟曰廓開洪大域國也善曰曹

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

毛詩曰奄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也良曰神州洛陽

有四方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在也鼎可烹故云器善曰河

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

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世載淑美重光相襲

王定鼎於郊廓史記曰秦取周九鼎

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

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善曰國語祭

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宜重光

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公孫

良曰貫

善曰周

翰曰四

銑曰

向曰

協同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善本作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

馬延乎吳會濟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滄海

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權使張彌許晏等

齋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自以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狝

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轍沙

漠南面稱王善本有也字良曰控絃引弓之士也燕齊

陵乘轍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絃之士三十餘萬山海經曰湯谷

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轍中原

諡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軀翰曰宣王司馬懿也

銳利也長驅遠伐也善曰魏志曰景三年遣大司馬

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

至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銑曰次

齊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大凶惡也

折首猶斬首也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

曰援桴而鼓周易曰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

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

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善曰

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

山海經有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

謂異國也言皆送款誠附我魏國也善曰毛詩序曰萬

民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

俗自茲遂隆九野清泰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

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

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

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翰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

名楛矢箭也曠遠也言遠代不羈

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善本無也字銑

帝德廣遠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善本無也字銑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成功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九江外也表外也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

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際劉備震懼亦逃巴岷濟曰劉備蜀先主時值兵革之際也巴岷蜀二山名

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

紀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恃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善曰張載劔閣銘曰叢叢梁山積石峨峨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假氣二邦合從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

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翰曰二邦吳扇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言持久可與大山齊其終始也善曰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相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相

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志厲秋霜銑曰輔佐也帝室厲嚴也秋霜殺物也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廟勝之策進晉公爵為王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主

上欽明委以萬機濟曰萬機萬事也善曰魏志曰陳留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勛欽明萬機已見上文

下用力稜威奮伐彌善本作入其阻良曰長轡遠御謂有

振弥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

廣曰威稜懾乎鄰國毛詩曰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

采深也音彌并敵一向奪其膽氣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

將士之膽氣也善曰兵法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

日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善曰劍閣則善本作姜維面縛魏曰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

也姜維蜀將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善曰魏志曰景

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

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

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

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

守劍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

勤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比無開

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向曰平蜀之後置

郡三十梁益二州

名肅清謂平定也善曰穀使竊號之雄稽顙濟曰

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之雄謂劉禪也稽顙謂首至地也絳闕魏闕門也善珠琳

日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傳玄西都賦曰魏魏絳闕

重錦充於府庫良曰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充滿也言肅

衛侯夫人重善曰夫魏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

錦三十兩善曰夫魏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

良曰長轡遠御謂有

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

善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

善曰

善曰魏志曰景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蜀相寶猶借乘之與唇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
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善曰左氏傳
官之奇曰諺所謂輔而徘徊危國與延日月此猶魏武侯
車相依唇亡齒寒

却指河山以自彊善本作強字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其地也濟曰危國謂吳也魏武侯與吳起濟西河至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曰在德

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彊不知滅亡之將至也善曰已見濟

注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良曰僚

摧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善曰尚書曰百寮師師又曰俊乂在官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猷虎晏子春

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彊善本作彊六軍精練思

復翰飛飲馬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也善曰新序曰叔孫敖相

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

洛收珠南海自項國家整治器械銑曰脩兵仗也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曰器械

也兵甲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善本行木盡曰

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脩舟楫木盡者廣言以脅之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濬

決河洛則百川流通善本作通流字樓船萬艘善本無千里

相望濟曰濬深也樓亦船也艘亦船之惣名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也

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善本有之盛者也良曰

剗木為舟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善曰周易曰黃帝堯舜剗木為舟剗木為櫟驍勇百萬畜

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善本無也字驍勇百萬畜

必平也善曰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與兵為然主上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銑曰眷眷迴顧息邁行也

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國是至道之崇城自善本所重也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字甲文王退舍向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善曰已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

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濟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

善曰已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濟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

見向注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濟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韓曰南越王胡立漢使嚴助往諭因使共子嬰齊入侍宿衛也善曰已

見翰北面稱臣伏聽告榮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銖曰榮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世有福於江外長為諸侯藩輔謂諸侯也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荅陽之義也臣之

北面也荅君也左氏傳王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

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向曰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

常曰濟曰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

雲合豈不危乎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

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翰曰雍益青徐荆揚兗豫

並州名征東將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屬之也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

軀且當猛虎步漢書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

旌旗流星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燭日謂赤羽若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善曰羽鳥羽

也漢書高祖曰具以羽游龍曜路歌吹盈耳銖曰馬高八尺曰龍武王

誅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羅路盈耳騎樂之盛也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卒奔邁其會如林向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煙塵俱起

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焉善本作然字一旦身首橫

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

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也寒心痛心也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良曰膏心下也肓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史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善曰左氏傳

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

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如其迷謬未知所投

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翰曰謬誤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

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

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也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

漸謁鑿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

饒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

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

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公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

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也竹用切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統曰圖謀也言勉力思其善謀在為去就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

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安子紹集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寶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

以太祖惡安之書又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未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也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於請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作書曰安

安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向曰叟

老子也梁生鴻也岳即邛山也善曰揚朱南之沛老馳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睢睢而眦眦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外邛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夫以嘉道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

哉銚曰嘉道者隱也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惟別也不得已謂被遷也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

之後離群獨逝善本作遊字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雞

鳴善本作鳴雞戒且則飄爾晨征濟曰逝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所經涉也晨征曉行也

善曰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玄曰警戒告日薄西山則語焉陳琳武庫車賦曰啓明戒且長庚告昏日薄西山則

馬首靡託善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善曰漢書揚雄反騷曰恐日薄於西山左氏傳

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

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

臯之內慷慨重臯之巔輪曰懸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崎嶇不平臯九臯九折之澤也慷慨

失志臯臯山巔上也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

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

之所懼也銑曰蹊徑也棲密林也言雖艱難吾至若蘭茝

傾頤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

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銑曰蘭茝香

木也以喻君子傾頤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駭

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地喻

讒邪為忠正之風駭也怵惕驚息衢道也善曰喻身之

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

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

鮮不按劍也濟曰言北土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

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按劍善曰鄒陽

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蒔華藕於

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善本作於壘俗固難以取貴

矣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袞龍

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武王樂也壘俗耳

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為美也玄

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善曰龍袞龍之服也章章甫之

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走越人斷夫

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夫

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翰曰不我貴

言北土不貴我則當傷我也善曰周易曰無飄飄遠游之

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

士託身無人之鄉惣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

有後慮之戒銑曰飄飄謂羈旅也無人之鄉謂安所徒處

也後慮謂蘭茝傾頤之事戒懼也善曰前言之艱謂經

迥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

下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也向曰啟暉謂明也遄速征日

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濟曰太陽日也戢斂也斂羅

正曆曰日太陽也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

足為貴也若廼顧景善本作影字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

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紛雄心四據良曰遠

脩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此

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不再未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

睇視也紛紜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善曰阮思躡

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翰曰公輪作雲梯以

也橫奮謂梯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

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掃太

山蕩蹴崑崙使西倒蹋大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善本

字宇宙斯亦吾人善本無人字之鄙願也說曰崑崙太山踰權

州也恢大廓空也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善

日劉駒駮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時不我與垂

翼遠逝向日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逝謂徙也善

有攸鋒鉅靡加六善本作翅字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悵

者哉濟曰鉅鏑也言不加鋒鏑而六翮自摧屈也吾子植

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

也喻嵇康承家世德盛而生也擢出也言康道德如草之

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

也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善本作棲字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游鳳喻君

榮曜喻富貴也眩感豔美

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銑曰翺翔

黨朋黨也姿態綽寬裕

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

去矣愁生求離隔矣瑩瑩善本作瑩瑩字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邀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向曰瑩瑩猶單獨也濟曰悠悠長

也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有遠心相望身雖胡越意

存斷金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金雖堅剛人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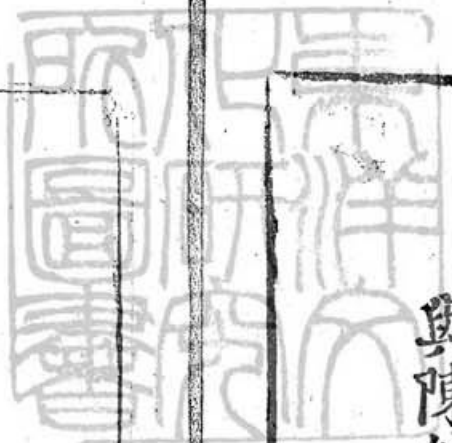
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各敬爾儀敦履璞沈厚璞真沈深

也謂交道也善曰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

何云銖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

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



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

丘希範向曰梁乎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

昏侯遣伯之將兵担梁武伯之知勢屈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

世出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

書曰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彘武

小志慕鴻鵠以高翔良曰鸞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弃小

日史記曰陳涉掌為人庸耕輟耕壠上悵恨久之曰苟富

知嗟乎鸞雀安肯因機變化遭遇明主韓曰機者事之微

也明主即武帝也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

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
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銑曰事職也開國謂為江州刺史也同侯王例故稱孤寡
以賤為稱也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
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
壯也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
里言威化遠也善曰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
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豕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
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
始陛下定天下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
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音義
匈奴人故曰穹廬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
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
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
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
憚尋君去就之際非有池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

言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審詳
也流言反問之言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

已然後任尚書曰沈迷猖蹶以至於此翰曰沈溺迷惑猖
管叔乃流言於國沈迷猖蹶以至於此

佞行至於此也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回
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

猶未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

萬物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
心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

荅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
暨藍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

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
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接行賊營賊將曰蕭土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
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

子自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假僕一二談也善
安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假僕一二談也善

長揚賦曰僕掌倦朱鮪涉丁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
談不能一二其詳

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銖曰殺人流血曰涉女于

陽光武令岑彭說鮪使降鮪以嘗謀殺光武兄弟伯叔怕

不敢降光武使人謂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

况誅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矢所

中繡後降曹公封爲侯刺插也升箭鏃也善曰謝沉後

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

得長安更始爲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爲守乎鮪曰大司徒

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

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

乎春秋合誡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

殺血滂沱爲喋血涉與喋同丁牒切尚書曰孝乎惟孝友

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率衆降封列侯漢

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事刃公之腹者

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

人以物掉地中皆爲刺也

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濟曰無昔人之罪謂朱鮪張

曰楚辭曰迴朕車而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復路及迷塗之未遠

遠而能迴是不

迷也易曰不遠復

無祗悔攸所也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翰曰謂法網

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善曰范擘後漢書明帝詔

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

教而緩其刑罰 **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銖曰松柏不翦

網漏吞舟之魚

代墳墓也善曰仲長子昌言 **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向日

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

也言宅宇幸妾皆未追沒也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

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爾心亦何可言良曰悠悠憂傷之兒善曰今功臣名將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善本作

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

場之任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

綬列侯之飾幄帳也謀策謀也軺使車也節旌節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糾羊柔曰

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

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

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如淳漢書

注曰二馬為駟傳漢書曰終軍為講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

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為誓使大山如礪水傳國於子孫也善曰漢書曰漢土即皇帝將軍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獨醜聽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銑曰醜強借假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善曰毛詩曰有醜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

容超之疆善本作強字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向日慕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

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見廣固起踰城走高彥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剋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故知霜露

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壁濟日均平也謂洛土中所均不育異類也善本無也字異類匈奴也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

姓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陽故云舊邦也種類也善曰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

種也姓其貴北虜潛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翰

北虜謂拓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聖當滅亡也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

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

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銑

惡積而不可掩焦爛見下文

蕭衍廢其魏主寶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孽蓋指宣武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善曰魏收後魏書曰世

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宜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蓋

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承部落攜離禽蒙猜貳方當

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禽蒙

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禽蒙

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禽蒙

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禽蒙

以繩繫項也蠻邸藁街皆置蠻夷之館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豪貴文類漢書注曰羌胡各大師為會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驚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濟曰魚游沸鼎驚巢飛幕而將軍居之亦同魚驚之危飛幕軍幕也善曰表山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夫子之在此也猶驚巢于幕之上

雜花生樹群鸞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善曰表宏漢獻帝春秋滅洪報表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獨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所以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攔然授兵登陴陴婢移切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韓曰廉頗為趙將攻魏之繁陽攻之後襄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走之而奔魏之大梁後趙數困秦兵趙王思得廉頗頗亦思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河後以魏君聽讒乃奔楚顧望西河而泣左右曰君戀西河乎起曰不戀然不忍見秦之取西河是以泣其後西河果入秦思趙用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善曰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廉頗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而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想早勵良規自求母顧妻子莊子謂惠子曰入故無情乎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說曰勵勉良善規圖也言早勉勵善圖歸梁是多福也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多福已見上文**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向曰皇帝謂梁武帝也

也善曰皇帝梁武也解朝曰遭盛明**白環西獻楛矢東**

來濟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周特肅慎國貢楛矢也善曰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王剋商於是肅慎**夜郎顛**善本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

氏真楛矢石弩**角受化**良曰夜郎顛池皆南夷國名解辯謂解其辯髮以

叩地也善曰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嵩昆明綿髮漢

拜唐蒙即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武威王時使將

軍莊縞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

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

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

厥角叩頭以額**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

命耳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強猶強梁

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

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

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廷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

奴論曰世祖用事諸**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惣茲戎重**

夏未遑沙塞之事統曰臨川王高祖弟也時為中軍將北討魏殿下者不斥

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惣統也

戎兵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

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

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顒表曰成都王穎明總茂

親功高勲重晉中興書相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方善本無**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向曰弔慰也洛北曰汭秦

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

奉詞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

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立遲頓首

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困偏方思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

書也詳審也善曰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劉

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文選卷第三

二十七

劉孝標

良曰劉峻自序云峻字孝標平原人

還京師詔令掌石渠後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若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鄉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也 李善同良注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

向曰難謂難運

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

善曰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蒞

善本而莫傳莫無也言沼之遺言餘論皆蒞藏也而不傳於我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

而其人已亡

向曰徽美沫滅也其人謂沼也善曰楚辭沫已也亡蓋切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

青簡尚新

善本有宿草將列行列也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也善曰風俗通曰

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

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良曰泫然淚也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悲夫涕之無從也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翰曰隙穴也駟馬馳而過穴喻言人命如之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駒而過郟也郟古馳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

尺波豈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

向曰梗槩粗略也酬報旨

賦曰其梗槩如此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濟

墨子曰周宣王無罪殺杜伯後宣王出田杜伯持弓射宣
王中心折脊而死漢文帝坐宣室問賈誼鬼神之本賈誼
具言所由也爽差微驗也言二人謠鬼神事有實則我可
答書也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
伯曰吾君殺我而不韋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
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
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曰中杜伯乘白馬素車
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
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
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
以然**奠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
赴節良曰宣帝子封東平相思長安及死東平冢上樹蓋
於此忽然坐地牽挽不動其伴還歸告其家比來唯見清
泉母曰吾女性好音樂乃作絃歌於泉上忽有朱鯉一雙
躍出而赴節善曰東平樹事出聖賢冢墓記**但懸劍空**
蓋山泉事出宣城記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隴有恨如何**
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知之使還當與及

迴徐君已死乃脫劍置墓樹而去言今所答亦猶懸劍於墓樹而已善曰已見翰注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銑曰漢書云劉歆字子駿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時歆與父向俱領校書講六藝傳記後王莽篡位為京兆尹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廣大謂之博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向日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

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

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善曰言諸博士既不

肯立左氏而又不肯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襲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周室既微而禮

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

得其所說曰歷經也應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

正雅頌各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向曰脩易

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善曰論語

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脩春秋元命苞孔子曰立作

春秋王及夫子没而微言絕七十二善本無子終善本作

而大義乖濟曰夫子也沒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奔竄互之禮理

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良曰遭遇也戰國

互禮器也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

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

典起也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

之事則掌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

八十二篇又曰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秦儒士設挾書之

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翰曰謂禮教類毀也秦暴

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

道由是滅亡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

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且請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

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

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漢興去聖帝明王

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

定禮儀銑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三王也遐亦遠也亦因也叔存通秦二世博士高祖定天下權制禮

儀也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

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向曰秦燒詩書惟以易

挾書律挾藏律法也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然公

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濟曰周勃封絳

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

也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

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

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良曰堂故官

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齊魯

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

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九十尚書初出於屋

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

壁朽折散絕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去朽折散

藏之漢亡失求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

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

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

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銑曰萌芽謂初始也眾書謂禮公

也在朝之儒生有賈誼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

為文帝博士也善曰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

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向曰鄒魯

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良

頌以讚事善曰成一經也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良

孝文末人有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

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

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翰曰詔武帝詔也欽衛脫誤閱憂也善曰

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

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鏡曰全經謂

足也離此日遠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及魯恭王

秦相去七八十年章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

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善本有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

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

之難未及施行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孔安國孔子後悉

事朝廷倉卒不及施行天漢武帝年號善曰漢書曰武帝

未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

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及春秋

左氏立明所脩良曰左姓也立明名也善曰漢書曰仲

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立明

觀其史記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

發孝成皇善本無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

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善本無

或間善本編濟曰通卷伏藏也稍漸也言漸使落頗離真

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善曰漢書曰劉向以古文傳

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

問人間則有善本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

與此同抑而未施翰曰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

於世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柏生說經頗異論語家

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

詳其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善本有也

歎慙嗟痛皆惜其不施行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

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善本作老且不能究其一

藝向曰綴緝也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但信口說就隱少之中分折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

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說未師

即鄒魯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

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雍講藝之所也封謂封太山禪謂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資諸侯也冥暗

原本猶欲保殘守缺揆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

公心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私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無從善用義之正心

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說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

也雷同謂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善曰禮記曰無雷同抑此三學以尚書

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向曰抑止也三學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學

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善曰臣瓚漢書

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

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

與士君子同之濟曰上謂哀帝也統紀揚明也文教謂經教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息也

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妬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

否善本作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

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目謂也微

弱謂諸經有關失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言同心深閉固

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

也翰曰猥頓也不誦絕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如此者乃凡人耳非君子所當然也善曰太且此數家之事皆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

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試善本作其善本有古文舊書皆

有微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歆欲所立者先帝成帝也應當也

言古文與時所行者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

乎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取乎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善曰漢書班固曰仲

尼有言禮失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濟

而求諸野歐陽生字伯和受向書於伏生施雠孟喜言此二人善於春秋公羊易等也善曰漢書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

本魯學公羊比迺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然

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

孝宣善本作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

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

子顯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

國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幣

先焉顯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顯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

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視

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嗒

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合切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向

曰竊盜也濫僭也南郭處士盜居吹竿之位巾隱者之服

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僭服幅巾有如南郭濫

吹竿也善曰偶吹即齊竿也偶匹對之名巾疑僑誘我松隱者之節東觀漢記曰江草專心養母幅巾疑僑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濟曰誘謂引言雖假其容兒於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善曰其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

霜氣橫秋或歌善本作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良印排

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

拉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

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願初至如此善

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

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

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顒汎涉

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

家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

務光何足比滄子不能儔銑曰務光滄子皆古之隱者比

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因光

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窾

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滄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風

向曰騶使乘也鶴書謂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上也隴

山陵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藏榮

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技俗度白雲

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善本作以方潔干青霄善本作而直上吾方知之矣翰曰

之志清高也潔清干觸也方知之言有如此也善曰孟子

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若

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徒萬乘其如脫銑

亭亭高聳皃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

萬乘俗皆貴之此高潔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徒而已言輕

也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

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

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足商賈之

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

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聞鳳吹於洛

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履

良印排

推也巢

善

而

涉

道也

比

務

光

窾

因

光

比

滄

子

不

能

儔

務

光

何

足

章而去言有堅固如此豈有善本作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

悲慟朱公之哭濟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朱

墨揚朱見岐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用子其一定

之志故宗此二人悲哭以譏之善曰終始參差岐路也

謬哉良曰乍輓也言周顯覽迴跡向山中而心猶染於嗚

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翰曰嗚呼歎

平男女嫁娶詎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

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

人也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善曰尚生子平

郡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

亦史然而學遜東魯習隱南郭銑曰周子謂彥倫也雋俗

書良曰穀梁子名赤梁丘賀字長翁夏侯勝之先始從張

也善曰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

日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

陽高由是尚書有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寧與善本無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

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

賢愚各盡其分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銑曰包舍也

守殘缺之業黨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陷墜

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向曰蕭子頤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鐘山在郡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善曰孔稚珪舉秀才解揚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鐘山下因改山為蔣

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說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善曰梁簡

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馳可懷及於鐘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馬

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良

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也蕭灑脫落也善曰楚詞曰獨耿介

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漢則謂之尺一簡勢髣鵲頭故有其

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其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濟曰言辟書既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

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將臂也芟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騁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騁也善曰楚辭

日製芟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

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翰曰

憤咽皆怨怒見言此等雖無情見山入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良曰紐繫縮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

之章飾也善曰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于跨屬城之

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銑曰跨越

城為屬城言越衆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言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善曰蔡邕

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
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
山陰為道帙長擯善本作法筵久埋敵扑普誼囂犯其慮

牒訴倥孔惚惚惚裝其懷向日帙書衣也擯弃也敵扑謂打

過秦曰執敵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

日倥惚困苦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

紛綸於折獄齊曰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漸絕無續

折獄謂審刑書也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

雜記鄒陽酒賦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尚書王

日哀敬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音錄良曰

為京兆尹有各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

籠架之善曰漢書曰張敬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

日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

輔都尉范擘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

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

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希蹤三

輔豪馳聲九州牧翰曰涇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

秩昔二千石牧長也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過之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

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使我

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

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鏡曰我謂鐘山神所備也言霞月徒

賦曰陵高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善本作摧絕無與歸

石逕荒涼徙延佇向日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言山人

歸徒為至於還颺入幕寫露出楹蕙帳空兮夜鶴善本作

延望也怨山人去兮曉猿善本作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翰曰颺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葦以為

帳此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投弃也謂

疎廣弃官而歸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
卅事也善曰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
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翰聲匿迹蘭蘭佩也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

譏攢峯竦峭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調

也隴亦山也騰起球上謂譏也言昔譏笑此山初答比人
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顥也欺詐也弔問也言山為周顥所
詐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

慙無盡澗愧不歆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

東臯之素謁韓曰誌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滋松桂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

知也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詔曰將耕東臯之陽推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制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

步於山肩鏡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拽棹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

朝廷也肩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棹楫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諺文

曰肩外閉之關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

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於善本作洗耳向日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

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汙濁我洗耳之池也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

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妾戀於郊端濟曰肩門也岫幌山窻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

藏斂湍霧使無聞見也來轅妾戀謂周顥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杜絕之於是叢條瞑膽疊頰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依枝而掃跡請迴俗

士駕為君謝逋客良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與怒擊折穎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運客謂
顛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終

文選卷第四十四

檄

五臣并李善注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即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變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